■官方微博:@焦作日报(新浪、腾讯)■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马朝霞 | 校对:刘 勇 | 组版:华保红

在春天的芬芳里穿行

□白衣飞霜

春天来了,春姑娘芳唇微启、轻轻一吹,便使山川、草木、河流改变了模样。梦一样辽阔的大地,在暖阳下金子般地闪烁,折射着春天无数的瑰丽或诗意。

从风里抽出的柳线

我不是画家,但我喜欢线条。纤细的线条里有大美存焉。

在各种浩茫纷乱的线条中,我最痴迷、爱恋的当属初春时的柳线。在道边,在河畔,柳线历历,如描如画;柳线依依,含羞带娇;柳线绵绵,情深意长;柳线飘飘,清逸无限。少年的时候,看不到雪地红梅的景致,我靠的就是以柳线"探春"。站在一棵柳树下,手抚长发一般的柳线,凝神观看,你会看到每一根柳线深处,那烟一样缓缓流动着的鹅黄或淡青的色晕,隐隐显露着早春的气息。

我钟情柳线,它经得起近看,也经得起远观。平湖如镜,柳色如烟,倒影如梦,让人心旷神怡。那鹅黄、粉嫩的颜色,像春姑娘搽的底粉;那疏落有致的小小柳芽,如一个个春天的音符。无数的柳线从暖暖的空中抽出来,又在碧空下逐风曼舞,仿佛整个春天都因之荡漾起来。

缤纷花语诉春梦

花朵们是有梦的。在漫长的冬天里,花朵们在冰雪之下想着自己的心事,编织着自己的幻梦,准备着自己以怎样的姿态盛装出场。

最先看到了迎春花,纷披的枝条隔着最后一场冬雪伸出来。先是橙红的花蕾俏皮地爬满枝条。然后是一朵、两朵,越来越多地盛开。等到所有的花朵开满了长发一样密集的枝条,便出现了一道迷人的景观:金色的花朵如繁星闪烁,在阳光下嘹亮地歌唱,叫醒了更多的花朵。梨花开了、杏花开了、桃花开了,如云似霞,如绣似锦,铺满了平原、山川。所有的屋舍、所有的人,都被不动声色地请进了画里。

而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我却总是独自上山或者走到某个偏僻的原野。相对于整整齐齐、繁花似锦的桃花林,相对于那些开在喧嚣里的、硕大美艳的花朵,我更喜欢野风吹荡的山谷,或沟、或坎、或坡,那里的花朵细小而五颜六色,自由任性地开放。那不知名的小小的花朵,像我心底里不曾被唤醒过的某些感动、温暖或明亮,一霎时开遍了山岗。和小小的野花们待在一起,和细碎的颜色挤在一起,我更能感受到春天的蓬勃和生命的热情。

久居城市,我也会吟着一位诗人的诗句,去看望故乡的花。"在故乡的天空下,头上插满故乡的鲜花"。吟哦着这样的诗句,我仿佛看到故乡的少女们,正顶着花朵在春天里翩然穿行。我要以一朵花的形象,为她们伴行。

麦苗水一样光滑和清亮

想起故乡的麦苗,我的心里便生出一片清凉。

春天的阳光,融化了雪和寒冷。一望无际的麦田如碧绿的海洋。细细的风吹过来,一垄垄麦苗浅浅地翻着波浪,被春雨洗得发亮的麦苗闪着梦幻般的光泽,透着如水的清亮。

父亲总喜欢带着我在春天的田埂上走动。在这里,我能看到他的富足与骄傲。他总是喜欢把手插在麦苗里,插在酥松的土里,插在浅暖的风里。在他被微笑擦亮、得意上扬的下巴的指引下,我看到了拔节的希望,听到了丝丝直冒的地气。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散作一片绿色的风,跟着亿万茎麦苗摇曳、舞蹈,辽远地向前延伸,直至融入无边无际……

倾听土地里的声音

在春天,土地是温馨的。温馨的土地日夜演奏着希望和生命的交响。

麦苗的声音是青色的,花朵的声音是绚丽的,草虫的声音是绵绵的,泥土的声音是憨厚的,鸽子的声音是雪白或嘹亮的。土地上满是希望的声音。小孩子在柳笛声中奔跑,农人们在灌溉的田野吆喝。还有城里的人们,在休闲的日子来到农村。他们三五成群,挎竹篮,带小铲,或在沟沟坎坎,或在麦地原野,喜滋滋地挖着野菜,活泼泼地谈论着春天。白蒿子,荠荠菜,面条菜,这几天,谁都会做一个有关花花草草的清香四溢的梦。

春天是希望的季节,是播种的季节。大人们在山间河畔,田头舍边,播种着花草和绿荫;孩子们在春天里打开了散发着墨香的新书;种子们先是在地下热烈地交谈着,然后便忍不住,蹭蹭蹭,几天工夫就冒出了新芽。

而我,在这美好的春天里,正陪着几只蚂蚁散步。

此刻,一只蚂蚁正惊讶于一瓣桃花的鲜艳,嘴张得很大。

水塘明如镜

以整个冬天的冷静沉淀了混沌,春天的池塘水清如梦,波明如镜。

池塘外的春天明媚,池塘里的春天轻灵。树木、花朵、蝴蝶、飞鸟一经到了这里,全都成了出双入对的天使。一群孩子为水中自己的影子笑得前仰后合;一个少女默默地看着水中漂浮的心事;一只白色的山羊走过去、又回来,很想把水中的同伴带走。而到了晚上,人们散去,池塘亮着的一汪宁静里,会有一轮莹月抑或一群轻轻游动的星星。

我爱春天的池塘。今天,我把它拍成了照片,挂在了墙上。我相信,池塘也会浸润或照亮我的生活。

细雨打湿的村庄

杏花,春雨,江南。白墙乌瓦的江南之春是湿漉漉的美丽。

而我喜爱我的北方。褐色的榆树干、褐色的屋瓦的村庄,少有白鸽子、黄莺儿,却有着成群活泼的麻雀飞来飞去。

我的北方像它的历史,有着古旧的色彩,像黄河流淌并渲染着的中原文化,像亘古沧桑、默默无言孕育着无边绿色和神奇的黄土地。因此,才有了各个季节暗淡而庄重的背景。

春天来到北国,更能显示其生机;桃花开在村庄,更能显示其明亮。

我喜欢北国艳阳下的桃花,它会在村庄勾勒出一圈粉红的梦。我更喜欢春雨霏霏中的桃花,它笼着轻纱,挂着水珠,格外的鲜润而不轻浮。偶尔的风中,几片花瓣如蝶飞落,也让我这北方的汉子登时多了一分细腻,多了一分温情,多了一点美丽的忧愁。

江南烟雨的村庄是水彩的明艳。北国烟雨的村庄是稍带油画色彩的凝重。但它决然不是过于斑驳的油画,只是背景暗淡一些、宁静一些。一朵桃花,万亩桃林,那些关于花瓣的笔触也都是轻轻一掠。那是粗糙小村的一缕温柔。

风筝带远了遐想

如果给我一缕透明的风,我能把梦想带到天上。

而春天慈爱无边,她能呵护我们的梦想并帮助我们放飞梦想。

每年的春天,广场、田野便挤满了人,天空便挤满了风筝。风筝是五颜六色的,灼灼地闪烁着不同的梦想。老人们放飞着健康的梦想,青年人放飞着创业的梦想,少年们放飞着学业的梦想,婴儿们通过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之手,放飞着成长的梦想。

所有的梦想都是轻盈的、温暖的,所有的梦想都是透明的、芬芳的,还有快乐,花朵一样笑着春风的快乐。

梦的颜色五彩缤纷,梦的形状千差万别。春天有的是地方,让你播种梦想;有的是激情,让你显影梦想的质感;有的是力量,让你飞得更高。鹰击长空的风筝,龙腾云海的风筝,彩蝶纷飞的风筝,天女散花的风筝,全都飞起来,飞起来,在白云擦净的天空。

在广场,我顺手拿过一个小妞妞写生的画笔,画了一幅画:我笑在半空,头顶扯满了风筝。

此刻,只想春天

在春天到来之前,我是在梭罗的瓦尔登湖畔沉思漫步的,是在惠特曼的草叶里品味自然的,是在唐诗宋词里遐想杏花春雨的。而现在,春天来了,我推开了一切,走进春天里。

此刻,我啥也不干,只想春天。

故乡的风

□王新四

村子的西北方向大约400米处,有一块100亩大小的高地,明显高出它东面和南面的大面积土地1米多,这块高地的西边和北边分别有一条几百米长的相互垂直的古城墙,小时候我们叫它"城根陵"。正是这城根陵,像一道天然屏障,为我们的村子遮挡住了冬天里从西北方向刮来的寒冷刺骨的风,把温暖的风留给了村子里祖祖辈辈的人们。

我就是在故乡的风的吹拂下一天天长大的。伴随着我的长大,对故乡的风也一天天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故乡的风是厚重的,是淳朴的,又是清新的。

童年的那个夏天的傍晚,柔和的月光透过我家那棵老枣树的枝杈洒了一地,我们年龄相差不多的弟兄三个照例躺在一个大笸箩里,听母亲讲她曾经的故事——就是这个夜晚,我知道了母亲曾有4个孩子夭折于旧社会的兵荒马乱、颠沛流离中。我尽管诞生在新中国,但是刚出生时身体极度虚弱,甚至连呼吸也是时断时续、时有时无,第二天的后半夜我竟然没有了呼吸,村医把了脉后说不中了。母亲强忍悲痛用一条干净的小褥子裹住我,准备把我扔到城根陵附近的乱石岗。也许是开门声惊动了我,居然鬼使神差地哭了一声。就是这一声啼哭,留住了我的命。

村里的小学校在村北的一座古庙里,这儿距离城根陵只有二三百米远,下午放学后,我经常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去城根陵玩。这里土质不好,碎石子多,破陶器片多,即使再挖深几尺还是如此,那个时候村里耕地多,人们自然也就懒得在这里下力气了。久而久之,这里便荆棘丛生,杂草遍地,除了放牛、放羊的,大人们平时很少来这儿。但是,儿童自有儿童的眼光和乐趣,我们在这儿发现了野生蘑菇和木耳,特别是夏天和秋天雨后枯草上的"地圈儿"和在荆棘下碎石上缓慢爬行的"水牛"(一种褐色的可以食用的小动物)。于是,我们每一次都会或多或少有所收获,不用担心回到家里挨大人们的吵骂。再后来,等上了小学四五年级时,知道了这儿的野生地黄和野生栝楼的根是中草药,洗净晒干了可以卖钱。这样,我们的收获内容就更多了,秋天和初冬时节都要带着小铁铲来城根陵寻找野生地黄和野生栝楼。印象最深的是那年村里的庙会上我一次就卖了3.5元,几乎够我一个学期的学费了。

由于这儿地势高又不长庄稼,所以村子里谁家建房盖屋打围墙,就都来城根陵边上挖土。时常听说谁谁家挖出了完整的陶盆,谁谁家挖出的陶罐上还有陶盖子,打开陶罐盖子看见里面的韭花还是好好的,放到嘴里咸咸的凉凉的。有个星期天,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在城根陵玩时,捡到一把长三四十公分满是绿色锈迹和土锈的铜剑,本想把剑从鞘里拔出来挖野菜用,怎奈时间太久了都锈到一块了,任我们在路边的石头上怎么砸也难以把它们分开,最后只好扔掉了事。上世纪60年代,人们基本上没有文物的概念,还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作用。

不知从哪朝哪代起,两座城根陵交界处被从太行山上狂泻而下的滚滚洪流冲开了一个大口子,那块高地也被冲刷出了一条约10米宽1米多深的大沟。每当汛期来临,猛兽般的洪水裹挟着杂草树枝各种瓜果甚至牛羊的尸体,自西北而东南从我们村子里呼啸穿过,城根陵地下埋藏的一些陶器碎片也被洪水冲到了村里或是更遥远的地方。到了上世纪70年代,村民们下决心堵住了两座城根陵间的那个大缺口,又在城根陵的北边,自西向东开挖了一条在我村历史上规模宏大的排涝河。当时还是村里民办教师的我正值青春年少、激情飞扬时,受此感动,一口气写下了长达380行的叙事诗《幸福河》,刊发于我市《焦作文艺》(焦作文学的前身)1976年第二期,为我村的历史留下了些许记载。

故乡的风是淳朴的,村民之间很少有说三道四、挑拨离间者,人们大都是热衷于相互帮助,相互关心。哪一家要盖房子,邻居一定无条件前来帮忙,顶多吃一顿饭;谁家住房较多,有邻居想用,打个招呼就行,不收取任何费用;哪家到做饭炒菜时发现油盐酱醋不够,随便可以去邻家拿来使用。更重要的是,村民们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感受,用朴素简洁的语言概括出来,以相互交流相互提醒,或是教育后人如何待人接物,为人处世。我母亲就告诉过我,凡事要"大事小糊涂,小事大糊涂";"没有过不去的河,没有锯不倒的树";"活到老学到老,一样不会不算巧";"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树下不能熬树,人下可以熬人";"过头饭能吃,过头话不能说";"葱辣嘴蒜辣心,剩饭烧嘴不烧心"等。

村民们自古就有崇文尚武的风气,夏天的打麦场边,秋天的打谷场上,冬、春天的生产队会议室,每天晚饭后无论老幼大家都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或是舞枪弄棒,或是施展拳脚,切磋武艺,强身健体。听老人们说,清朝时,我们村的王献孔(音)和李梦堂等人,把12回斜拳演练得炉火纯青、发挥得淋漓尽致,方圆几十里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些偷鸡摸狗之徒也因惧怕他们而不敢光顾我们村。自北魏时期我们的先人开始在这里居住建立村庄起,1600多年来,历朝历代涌现过不少的秀才、举人、文人墨客,村民们对文化人都是很尊重的。也许我从小就是受了这种风气的熏陶而喜欢舞文弄墨,几十年一路走来,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尽管我的年龄一直在长,而文字水平不怎么见长,但是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通讯、时政论文等文体,闲暇时莫不涉猎,至今大约有数百万的文字刊发于市级以上的正规出版刊物上,曾有多篇习作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的奖励。

70年代末期恢复高考制度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的大学梦终于如愿以偿。那天,当我背着去大学报到的行囊路经城根陵时,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心里默默地说:城根陵啊城根陵,我就要离开你去省城读大学了,从此以后不能经常见到你了。这么多年来,你带给我多少欢乐又留给我多少美好的记忆啊!捡地圈儿、捉水牛、采蘑菇、掘野菜、摘木耳、挖药材,哪一件事儿我都会牢记在心。村里的老人告诉我,当我们的先人1600多年前开始在这里居住繁衍生息时,你已经在这里不知矗立多少年了。你究竟始于何时又属于哪个朝代?你能否告诉我故乡的风究竟吹拂了几千年?你的神秘面纱究竟何时才能掀开?

参加工作后,我很少回故乡那块高地城根陵去,但是故乡的风声却时常在我耳边响起,故乡的美丽风俗和良好风气一直在影响着我。忽然有一天,我从电视里获悉,经过河南省和焦作市两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故乡的那块高地城根陵,居然是我国商朝早期的城墙遗址,"府城遗址"因此被确定为中国199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同时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真是"千年深藏无人问,一朝出世天下惊"。我的故乡府城,这个默默无闻了几千年的古朴淳厚的乡村,一夜之间名扬天下,举世皆知。

前几天我到府城遗址去看,除了考古专家挖掘的几个地方外,其他的基本还是原来的样子。我在想,从时间上讲,府城遗址已经有3600多年的历史了,比以七朝古都闻名的安阳殷墟早300多年;比汉献帝刘协被魏王曹丕贬为山阳公发配来焦作时要早1800多年。就影响力而言,山阳城在焦作市的名声要超出府城遗址,而安阳殷墟更是名声远扬。

故乡的风在不停地吹拂着这块神奇的土地。我相信,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力度的加大;伴随着有识之士对中国古文明的日益崇敬,对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认知,府城遗址一定会尽快得以开发,故乡的风一定会有更加新颖的内涵。

老家那条小河

□王明军

周末回老家,突然间瞅到村西头那条小河竟然流淌着半河的水,但这棕黑色的水似乎早已失去了水的灵性,只是呆滞地沉淀在河床上。与其言水,不如称浆。

思绪瞬间穿到30年前。小的时候,小河曾是乡亲们的生命之河。记忆中,小河的旁边有一口砖砌的水井,宽大的井口呈四四方方的长方形,井口横着一根泛红的岩石,井壁爬满浓密的青苔,水面离井口不足两米。小孩子们总是揣着好奇而胆怯的心,慢慢挪动脚步站到井口旁小心翼翼地朝下俯视,一眼就能看到那荡漾着白云蓝天的井水。这口井是村里唯一的一口吃水井,每天都会有村民到这里打水吃。因为这口井离小河不过三五米远,井里的水就像永动机一般源源不断地将清冽可口的水奉献给乡亲们。

天气暖和的时候,在街上你会看到,村里的许多妇女三三两两地端着一盆的衣服,站到河边的石墩上,洗呀涮呀,老远就能听到那棒槌敲打衣服的"嘭嘭"声。一件件衣服就在这潺潺的河水中华丽转身,拧干了水分,便被搭在小河旁边的木桩上晾晒,没多长时间就像新的那样在空中飘舞起来。小河就像一位任劳任怨的劳工,将一团团肥皂泡运送到遥远,然后再输送来清澈见底的河水。

小河更是孩子们的快乐之河。春夏之交的时候,雨季没有到来,上游就会把水闸放下来蓄水。这个时候,小河的水面逐渐下降到时断时现的局面。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时候,因为小河里的鱼虾都会无可奈何地聚集到仅存的一点水坑之中。面积小的水坑只是些小草鱼或是泥鳅,而那些面积稍微大点的水坑里,便会藏着令人垂涎的大鱼。那个时候,自己对鱼的种类分得很清楚,什么鲶鱼、鳝鱼、草鱼、鲤鱼、泥鳅等,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什么种类的。看到水坑里时不时泛起的水花,就能轻易猜到那里的鱼多与少、大与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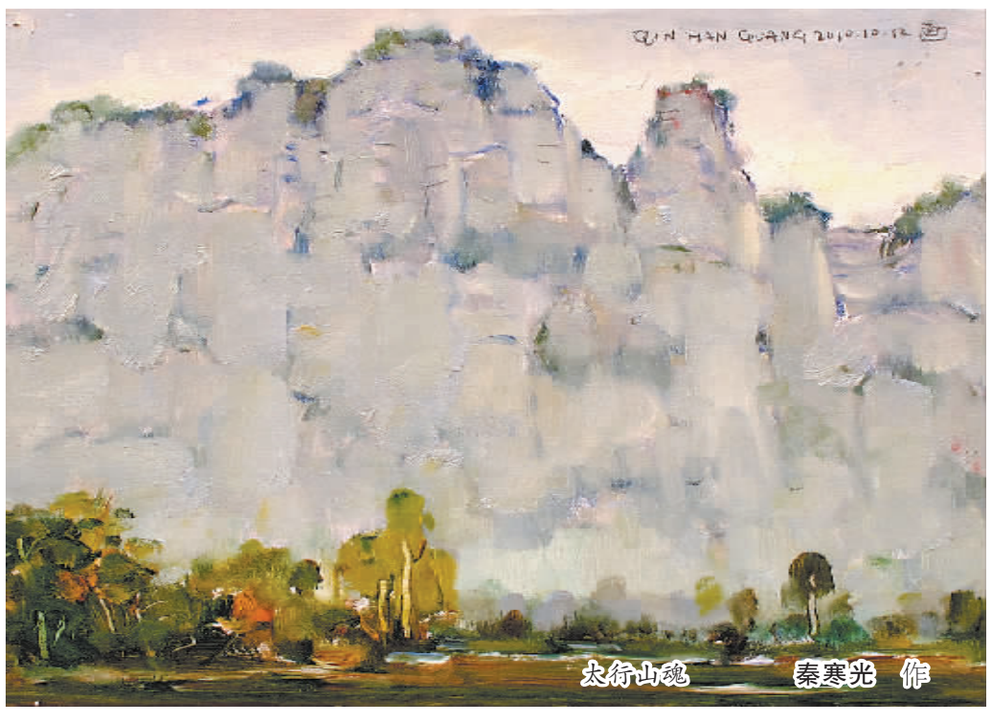
有趣的事情就是捕鱼。不单单是小孩子们偷偷地从家里拿来了脸盆、水桶之类的容器,就连上了岁数的大人也会从家里取来自制的渔网、筛子赶过来。其实,这些渔网就是用铁丝弯成一圆形,再把窗纱一点一点地捆缚在上面或是用针线缝在上面,在铁丝的末端绑上一根米把长的木棍、竹竿就行。别看这粗制滥造的捕鱼工具,到了水坑面积大点、水有些深的地方,捞起鱼来便会手到擒拿,得心应手。

最有意思的要属几个人联合起来逮鱼。一般三五个人一起,在比较长的水坑两头,横着河面用泥土垒起几个隔断,将长长的水坑分割成大小不一的水坑。然后各显神通,拿起脸盆、水桶,有的从家里拿来铁锹,甚至有的干脆伸出手掌,拼命地把水从坑里舀到坑外,直至看到坑里的鱼惊恐地泛起阵阵水花,再肆无忌惮地抓起鱼就往盆里扔去。

当然,也有些水坑看起来没多深,堵住之后才知道舀空那水坑里的水着实不容易,于是就用了另外招数叫浑水摸鱼。几条长短不一的腿像一根根筷子那样在水坑里翻来覆去地晃荡着,把水坑里的水搅和得像一团泥浆。没多大工夫,那坑里的鱼就像被晃晕了似的,沿着坑边慌乱地窜来窜去,一不小心就被两只手给逮了个正着。年纪太小的孩子自然不敢参与到喧嚣的捕鱼大战中,只好默默地蹲在河坡上,等待着别人的施舍。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像有一次我就一本正经地坐到水坑旁边,一边羡慕着捕鱼的人带给别人的惊心动魄,一边却期待着能有些出乎意料的施舍。没想到正在自己想入非非的时候,一条二尺多长的鲤鱼从水面上腾然而起,瞬间蹿到我的面前。当时,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镇定,我奋不顾身地纵然扑了过去,死死地抱住这条浑身蛮劲儿的鱼。只记得脸庞上像是一阵阵冰凉的阵痛。旋即就把这条大鱼丢进了从家里带来的水桶中,痴痴地笑了。

孩提的时光总是匆匆而逝,自从上了初中,小河渐渐地从脑海中被淡忘掉。偶尔看到那条小河,想到的也不过是嬉戏的童年而已。再后来,小河干涸了几年,河床上铺满了生活垃圾,我再也没有心思回想曾经的小河逸事啦。

一晃30多年过去了。每逢回老家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正眼看过那条小河。即便是如今有了毫无生灵的河水,也不过是带来心灵的创伤而已。童年的小河趣事或许真的成了永久的记忆印刻在脑海之中。



在何方

□侯拥华

想起这个问题时,似乎觉得应该是一个伪命题。但,转念一想,却不然。

在何方,不就是问你何时在何地吗?即便这样简单的问题,有多少人能说得清楚呢?

静下心来,敛思细想,在何方,真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与地理的问题。即便是,要回答清楚,却并不容易。

少年的时候,襁褓之中,你定然不知答案。但是到了你开始蹒跚学步,蹦蹦跳跳的时候,你却以为岁月是永恒的,美好是永恒的,连父亲与母亲都是永恒的。仿佛你一直那么小,他们就一直不会老——青春永驻人间。你以为那些你爱的,以及爱你的人,会永远与你同在,一直活在你青葱水嫩般的年华里。没有历经时光的淘洗,没有寒凉人世的侵袭,温暖且明亮的岁月中,你以为你就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阳光、雨露以及爱总是时刻包围着你,众爱一身,万物敬仰。于是,你便陶醉其中,沉醉不知归路,在爱与时光的长河中慢慢长大。当然,有时,也有一些小挫折、小打击,像一场小噩梦,天亮了,便统统忘却了,不在心里留下一点痕迹。早晨,出门的时候,你和小伙伴牵着手,蹦跳着,去寻找自己的乐园,直至夜幕降临,你们还沉浸其中,不知返回。那时,一个简单的游戏,一块湿润的泥巴,一枚圆滑的石头,一条浅浅的河流,亦或是一股云烟,一片花香,一声鸟啼,都会紧紧牵着你的目光与思绪,让你流连忘返,忘记周遭世界的存在。那个时候你一定忘记了时光匆匆奔走的脚步声,细雨开始落下来,打湿你的头发,鸟雀归巢了,站在枝头鸣叫,把夜幕一点一点叫成黑色,连远方,父母的呼喊声,都被你忽略了。那一刻,你怎知道你在何方呢?

青年的时候,世界的雨开始下得大起来,滂沱大雨,暴风骤雨,凄风冷雨,种种不一样的雨落在你的生命中,当然也有冰雹与暴雪闯进你的生活里。在拥挤的人群中,为得到一席属于自己的领地,你开始忘我奋斗与残酷厮杀。汗淌了一脸,血溅了一身,眼睛肿了,鼻子歪了,连牙齿都掉了几颗,可是那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意思,胜负没见分晓,你还要奋不顾身地闯进生活的激流里。偶尔,你败下来,会一闪想到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可是,短暂休息一下,多半时间,你在蓄势待发总结经验厉兵秣马,待找准时机杀他一个回马枪。如果是胜利了,下一个冲锋就拉开了序幕。那时候生活总是充满变数。世界乱得一团糟。有时你沉醉于甜蜜爱情的浪漫游戏,有时痴迷于一掷千金的人生豪赌,有时纠结于纷乱如麻的人事关系之中正无力抽身。进退维谷,万事缠身,那一刻,你怎知道你在何方呢?

后来,人生迈入中年,烦恼种种,伤痕累累,无常与反复开始时常打扰你的生活,你才开始觉醒。你知道,人生并不漫长,现在已经半场。胜负,输赢,得失,快乐与悲伤,光荣与耻辱等都曾在你的生活中降临,你开始学会宽容,学会从容,学会忍耐,学会沉下心来思考一些事情。可是人生就像夜晚在大海上行舟,风雨飘摇,捉摸不定,一些你看透了的事情却依旧放不下去,一些你想不在乎的人与事依然要放在心底反复掂量,人生依旧处在一团模糊不定的迷雾之中。那时候你又在何方呢?快乐的时候,你在高山上欢歌。苦恼的时候,你走进寺庙祈祷。痛苦的时候,你约朋友酒馆痛饮。彷徨的时候,你独自闷在房间里惆怅。你不停地追问自己,我在何方,我在何方,可是没人给你说得清楚,也没有人给你指明方向。这时候你怎会知道,你究竟是在何方?

再后来,人生暮年,天寒地冻,狂风肆虐,大雪纷纷,你残弱多病,走不了路,做不了事,连脑子都快成了糨糊。趁着还不太糊涂,你开始一点一点慢慢回忆往事,点点滴滴的过往像一场电影,一帧一幕,从你的心底里飘过,你知道真正的人生在感觉中时快时慢,悲喜交错,高低起伏。在回忆中,往事开始在时间的长河里与宽阔的生活地域中,一一建起了坐标,这时候你仿佛知道你曾在何方。可是,转念一想,你的那一小段人生岁月,于整个宇宙而言,不过是沧海一粟,狂沙一粒,你竟然又找不到你的方位。这又何谈,你在何方呢?

再后来,你脑子混沌一片难辨东西。在何方?你怎想得清楚。

想想,这一生的时光,其实你不停在追寻,在追问,在求索——我来自哪里,将去何方,又在何方。可是,答案在哪里呢,又有谁能给你说清楚呢?

难得糊涂,不问也罢。

喜雨 (外一首)

□闫庆金

夜半时分 窗外
终于落下了久旱的喜雨
檐下叮当的雨声
将梦唤醒
你应该也在这雨声里
仔细聆听
一点比一点清脆
一点比一点令人心动
谁都能猜出有多少个故事即将发生
咱们那片菜畦一定是另一番的
碧色水灵
我真爱这喜雨了
如果你也爱 这雨
就会通晓人意 不紧不慢
下到咱们满意的黎明

天仙配

来生,我还要到人间
与我那憨厚的董永相见
不再倾诉心中的爱慕
不再编织美丽的谎言
也不管老槐树还肯不肯帮忙
我们都能够续上那段幸福的姻缘
我们将觅一处野乡僻壤
觅一处天兵找不到的小院

慢慢说着前生 然后
慢慢——
将曾经的承诺一一兑现

本社地址:焦作市人民路890号 邮政编码:454001 电话:办公室3935143 总编室8797251 通联部8797372 发行投递公司8797555 报业传媒公司8797222 房产策划营销公司8797333 印务公司3934290 本报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8797444 全年定价398元 自办发行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焦工商广字01号 上期本报开印:4:00 印完:6:00 本社印务公司印刷